责任编辑：苏墨
E－mail:grrbwhzk@sina.com
工人日报

首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落幕，1200余篇作品写下火热生活

在文学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本报记者 叶小钟

“我想通过写作让凋零的鲜花重新绽放，让世界知道我曾来过！”在近日举办的“百工有梦 时代共鸣”广东职工文学之夜上，广东省惠州市龙门县按摩师、视障写作者张伟超说。他凭借小说《指尖上的光》，在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中获奖。

把话筒交还给职工本人

7月12日，由广东省总工会、广东省作家协会联合主办，广东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启动。谈起比赛缘起，广东省总工会宣教和网络部有关负责人说，一线职工心里有太多故事，但缺出口，缺话筒。

“我们想做的，就是把话筒交还给职工本人，让劳动者从‘被书写’变成‘书写者’。”这位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让那些沾着车间油污、带着工地尘土、冒着生活热气的文字被看见。

张伟超就是被“看到”的职工之一。1995年，他因青光眼被确诊为一级视力残疾。最早，他靠一把尺子压着稿纸辅助书写，后来学会使用读屏软件坚持创作。文学，成为照亮他生命的光。

同为惠州龙门人的钟一鸣是一名退役军人，一场意外车祸让他留下左侧偏瘫的后遗症。因为文学爱好，他认识了张伟超。张伟超觉得钟一鸣的文字很有诗意，建议他尝试写诗。此后，钟一鸣的作品多次见报。谈起自己“成就”了一名“龙门诗人”，张伟超感到十分欣慰。

为“疯子”留凉茶

首届比赛累计收到1200余篇职工原创文学作品，投稿作者涵盖能源电力、建筑工程、路桥交通、医疗卫生、公安司法、教育科研等行业，也包括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在短视频热的当下，传统文字形式为何反响强烈？一位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认为，短视频让职工看见世界，但文字让职工看见自己。在人人刷屏的时代，愿意静下心来写下一段真实经历，本身就是一种有力量的精神表达。

那些不善言辞的一线职工，那些在流水线上站了十几个小时还想说点什么的年轻人，需要一个不被剪辑、不被配乐、不被“流量逻辑”修饰的表达空间。正因为文字“慢”，它反而成了快时代里稀缺的真诚。

记者看到，参赛作品中，有人写深夜车间的一盏灯，有人写送外卖途中遇到的一场雨，有人写第一次拿到技能证书时手心的汗——这些细节，视频未必拍得到，文字却能留下来。

肇庆市总工会王沛君的作品《岭南的茧》，写了一位可爱的“疯子”。青年工匠小钟的车间在东莞石排镇，机床轰鸣，说话要靠吼。他总喜欢给大家看自己的手：虎口处有一块硬币大小的茧，硬得像皮鞋底一样。“刚学铣床那会儿，握摇杆握得太紧，晚上睡觉手指都伸不直。”他笑着说，现在习惯了。

小钟的创新小组有7个人，最小的19岁，最大的52岁。每天下班后，他们在车间角落的白板上画图，争论切削液配比，有时吵到半夜。门卫老李说这帮人“疯了”，但每次留门时，都会在桌上放一壶凉茶。

不少职工写作者习惯在岗位上默默书写，很少走到台前。大赛从征稿阶段便下沉开展定向发动，把“找人”和“找故事”放在重要位置。广东省总工会将征稿信息向广大职工发布；广东省作家协会也发动各级作协，鼓励文学爱好者投稿。

不少基层工会干部不仅转发启事，还主动留意身边的写作者：有人休息时爱写日记，有人把工地见闻记在本子上，有人在手机备忘录里存着零散诗句。对职工来说，作品能不能达到发表水准，并不是他们最初的信心来源，“有人愿意看”才是他们投稿的关键。

征稿期间，大赛组委会邀请一级作家盛慧、冯娜开展文学公益讲座，面向职工提供写作辅导，并建立“作品+人物”双线发掘机制：既从文本质量出发筛选佳作，也优先关注文学创作与本职岗位深度结合的作者。

生活要他弯腰，写作让他为王

凭借小说《胸腔里的月亮》获奖的绿化工王兴华，也是这次被“看见”的职工写作者。他“深漂”21年，写下200多万字作品，但工友并不知道他写作。“白天我弯着腰修剪草木，晚上回到电脑桌旁开始写作，这一刻我感觉自己就是王。文章的情节、人物的命运，统统由我来设计，这不是王，又是什么？”

王兴华不到20岁便外出打工，在河北煤矿干了11年，后来又到秦岭山上待了3年。2005年来到深圳后，他辗转纸厂、鞋厂、工地，最后经人介绍进入绿化公司工作。“绿化工的工作性质跟种地差不多，实行责任制，一块地一块地管。干完活，时间就是自己的了。”

真正动笔时，第一道坎是认字、写字。“错别字这么多，谁会收你的稿？”只有初中文化的王兴华，把捡来的烟盒剪成小卡片，把易错字一笔一画写上去，再用针线穿好，挂在宿舍蚊帐上。每天看10个，翻身能看，睡前能看，半夜醒来打开小手电也能看。消灭错别字后，他纸笔不离身，连自行车架上也夹着小纸片，灵感一来马上记下。

2010年10月，王兴华的短篇小说《北京时间一点整》刊发于《作品》杂志，这是他首次在省级纯文学期刊发表作品，责任编辑是知名作家王十月。因为“百工有梦 时代共鸣”广东职工文学之夜，两人时隔多年再次交流。王十月说：“16年过去了，重温那篇作品，我想我当年的判断是正确的！”

大赛有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征集作品呈现出鲜明特点：一是“普通人写、写普通人”，一线产业工人、外卖骑手、货车司机、家政服务员等，笔下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真实的生活褶皱；二是“沾着油污的文字有重量”，车间师徒情、工地夫妻档、出租屋育儿经等，粗糙但滚烫，不精致但真诚。

更重要的是，“写出来就是一种被尊重”。对许多职工来说，获奖并非最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经历被看见、被认真对待。文字也把散落的人心聚了起来——有企业工会反馈，职工参赛后，班组里的交流多了，认同感也强了，因为大家发现，身边那个沉默的工友，心里原来装着这么好的故事。

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袁子雅表示，广东省总工会将把“百工文学榜”纳入职工思想政治引领和职工精神文明建设整体布局，让更多沾着车间油污、带着工地尘土、冒着生活热气的作品被看见、被尊重、被滋养，共同书写属于新时代的“南粤百工传奇”。

G 艺评

“举牌”不该是中小成本电影被看见的唯一方法

罗筱晓

在自己的新片《一朵山花别样红》上映前几天，导演高小卫进行了一次独特的宣发——他在西安钟楼广场站了几个小时，举着一块写有“被看见”三个字的牌子，向过往路人推介电影，希望他们能走进电影院观看。

高小卫这么做，实属无奈。据他说这部电影制作成本仅有“小几百万元”，到后期已没有费用到各地进行路演了。由于目前影院只给了《一朵山花别样红》很少的排片量，因此高小卫想要用“举牌”这种最朴素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这部电影，为它争取获得票房的机会。

2016年，吴天明导演遗作《百鸟朝凤》上映时，同样面临没有宣发资金、排片占比低的情况。为此，知名制片人方励在直播时下跪，恳请影院增加排片。再往前一年，导演王小帅也曾因新片排片量少在社交平台喊话观众，想通过增加观影人数来反向推高排片量。

十年前，方励的那一跪的确起到了效果，《百鸟朝凤》从首周票房仅154万元起步，以总票房超8600万元收官。但他的举动也引来了一些批评的声音，其中一点，是用情怀破坏了市场运行的规律。

对电影院而言，排片的本质是做生意，给热度高、观众购票意愿强的影片更多、更好的场次，这意味着能获得更高的上座率和利润。这样的排片考量因素几乎都精准命中中小成本电影的短板。没有大明星、大制作、大IP，从“外表”看，无论是影院工作人员还是观众大概都少有勇气为这样的电影冒险。于是，悖论出现了：即便有一些电影能做到“小而美”，但由于排片少，以至于它们还没来得及接受市场检验，就已经被淘汰出局。

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时不时会有创作者用不按套路出牌的方式试图引起外界对电影的关注，正如高小卫在接受采访时所说，“被看见比拍得好更难”。

经过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当下中国电影市场正处于调整期。中小成本电影既是锻炼培养导演、演员等从业者的平台，又是拓宽电影内容丰富性的力量。它的生存前景理应受到关注。

被看见的中小成本电影并非没有。除了今年的现象级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以1400万元的制作费用获得20亿元的票房外，2024年上映的《好东西》制作成本约5000万元，最终票房超过7亿元；2023年上映的一部名为《宇宙探索编辑部》的电影也以不到千万元的制作成本获得了6500多万元的票房。

毫无疑问，能成为黑马的低成本电影在质量上可能是过硬的，但客观地说，它们的成功或多或少都有所借力。《给阿嬷的情书》以其强烈的地域色彩首先在广东地区获得排片、积累人气进而走向全国，数位知名演员的出演让《好东西》有了更强的票房号召力，《宇宙探索编辑部》则因科幻题材获得了大量科幻迷的支持。然而，除了可遇不可求的“场外因素”加持，那些品质优良的中小成本电影如何才有更可预期的“被看见”的可能？

这可能需要相关部门给予中小成本电影优待的政策，需要投资者真金白银的支持，需要成熟的观众，更需要一个有耐心、有包容心的行业环境。

高小卫在街头举牌后，已有一些影院邀请他前去路演并表示会增加电影排片。如果这部中小成本电影能就此遇到更多喜欢它的观众，自然是好事。不过更好的情况是在未来，只要作品足够好，无需“非常规操作”，它们就有被看见的机会。



进博会上绣娘飞针

11月6日，上海，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华老字号展示区贵州展馆内，一名绣娘现场制作苗绣。

本届进博会贵州展馆以“贵客好礼 贵州老字号”为主题，集中展出苗绣、银饰锻制、蜡染等贵州特色非遗技艺与相关文创产品。苗绣被称作“穿在身上的史诗”，是苗族的无字史书，纹样承载民族迁徙记忆、自然崇拜与生活祈愿。依托进博会这一国际开放平台，深藏大山的民族手艺走向世界，既守护民族文化根脉，也以非遗工坊带动群众就业增收。

本报记者 董鲁豫 摄

在可逛、可购、可体验中感受非遗的当代价值

第九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在重庆举行

本报讯（记者李国）11月6日至10日，第九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以下简称非博会）在重庆举行。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与南岸区人民政府承办的本届非博会，以“保护传承非遗 共享美好生活”为主题，在3万平方米室内外展览展示区域内，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890个非遗项目、910位代表性传承人参加，全方位展现新时代非遗系统性保护的丰硕成果，为人民群众奉上一场可逛、可品、可体验、可消费的文化盛宴。

记者现场了解到，“气象万千·新时代非遗系统性保护成果展”作为本届非博会的重头戏，集中展示非遗代表性项目保护、非遗传承人培养、非遗工坊建设等工作成果，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魅力；“百味山河·非遗美食风物集”筛选约100项非遗美食，打造美食文化新场景；“国风雅韵·非遗时尚生活展”聚焦非遗生活化定位，展出50个非遗代表性项目；“匠心智造·科技赋能非遗展”则精选展出全国20个非遗数字化项目及科技企业优秀应用案例；“守护健康·传统医药非遗展”精选60余项传统医药类非遗代表性项目，展览设置中药炮制体验、中医养生体验和健康咨询、智能检测等展区，邀请传承人围绕中药炮制、饮片加工、传统制剂、针灸推拿等技艺开展现场演示与互动体验；“好戏连台·非遗特色演艺汇”则从各省（区、市）和重庆各区县推荐的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类非遗代表性项目中遴选特色节目参会。

作为承办地，在本届非博会上，重庆共有川剧、蜀绣、川江号子、荣昌折扇等139个非遗项目参展，展厅面积达200平方米，集中展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文化生态保护与非遗创新发展的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巴渝非遗的传承活力与时代价值。

在“保护”板块的展台上，大足石雕的《牧牛图》《观音造像》尽显大足石刻的千年风华；蜀绣《湖山一览图》《眷恋》绘尽巴山蜀水；还有山神漆器《晕金犀皮梅瓶》的晕金流彩等都等着大家到现场来近距离感受。梁平木版年画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徐家辉、重庆剪纸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杨玲也会在现场演示，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和体验传统技艺的匠心。

据悉，非博会期间将组织非遗特色展演，丰富群众观展体验；举办资源对接与主题对话，促进非遗传承人、企业、行业协会等不同主体交流合作。重庆市还将举办太极拳传承实践、“非遗之夜”展演、非遗美食发展共创营、非遗美食创新交流等活动。

G 视线

从生活中来，向经典处问

——2026中国广播电视精品创作大会观察

本报记者 苏墨

为创作电视剧《此处通往繁星》，编剧鲍鲸鲸到长沙一家殡仪馆实习，跟随装殓班班长学习为逝者整理仪容。给逝者穿衣、化妆，再目送他们乘电梯前往告别厅，一份陌生的职业，渐渐变成了具体的人和牵挂。

“我不光了解了一份职业，也认识了一位好朋友。”在2026中国广播电视精品创作大会剧本沙龙上，鲍鲸鲸说，通过故事向观众介绍自己认识的朋友，是做编剧最幸福的地方。

11月4日至5日，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中国广播电视精品创作大会在京举行。大会以“创时代经典攀文艺高峰”为主题，吸引1000余家业界机构、1万余名行业代表参与。9场平行论坛、6场文艺沙龙及配套活动覆盖新作创作、经典传承、人才培养、传播与产业合作等备受关注的行业议题。

面向“十五五”，如何深入实施广电视听内容创新和传播工程，持续推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作品，是这场大会的着眼点。从创作者的生活体验到经典作品的当代传播，讨论指向一个共同的问题：怎样让作品与观众建立更长久的联系？

走近职业，更要走近人

一份陌生职业容易带给观众新鲜感。可是，新鲜感过后，故事靠什么继续？

《无尽的尽头》编剧亦可未知分享道，这部聚焦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剧集最初偏向罪案悬疑，经过采风和沟通，团队推翻了原来的想法，转向温暖现实主义。

检察官大量的案头工作、专业术语，怎样变成观众愿意看的戏？团队把目光投向从业者的困惑与坚持：面对监护失职、集体沉默、二次伤害，他们能做什么，又有哪些无力之处？找到这些问题，人物才有了具体处境，职业故事也有了与普通观众相通的情感。

问题的答案有时藏在采访的停顿里。《交锋》编剧王小枪表示，接触隐蔽战线的国安干警时，有些问题对方不会具体回答，有时笑一笑便沉默了。那种沉默恰恰是题材最核心、也最难写进剧本的东西。

从了解职业到理解人物，创作者需要走访、相处，也需要辨认那些不容易被直接说出的感受。

经典与当下，如何继续对话

新作寻找观众，经典也在被重新解读。本届大会设立“重温经典”主题论坛，围绕经典创作规律、当下创作者与观众对经典的重读以及经典传承的新空间等议题展开。

经典的吸引力，有真实的观看需求作注脚。“重温经典”频道自2024年2月开播以来，已陆续播出343部作品，全网不重复观众规模达3.59亿人。2026年度计划展播190部作品，涵盖电视剧、纪录片和动画片，包括《西游记》《红楼梦》《故宫》《哪吒传奇》等。

这些跨越年代的作品仍在进入观众的日常生活。经典的传承因此包含两件相连的事：让观众方便地看到好作品，让今天的创作者有机会重新研究它们如何写人、如何叙事。

在剧本沙龙上，“爆款不可复制”同样引发讨论。《主角》编剧京榆认为，爆款是作品与观众在特定时间产生的一次化学反应，是结果，不应成为创作的出发点。《问心2》编剧周艺飞则提出，走进行业、贴近人物原型是可以学习的方法；时代情绪始终在变，需要创作者不断感知，从既有作品中学习，最终仍要回到今天的生活，找到属于当下的表达。

让好故事得到共同守护

好故事从写作走向荧屏，还要经过许多人的共同创作。演员黄澄澄举例，同样一句“你走吧”，有人真想让对方离开，有人却盼着对方留下。只有编剧把人物的前因后果写扎实，演员才能找到表演的依据。

亦可未知则从协作谈起：围读时可以发现的硬伤，拖到数百人共同工作的拍摄现场再解决，代价就会增加。《无尽的尽头》团队在创作之初，便对不消费苦难、不把镜头对准受害者等原则达成共识，让后续创作有所遵循。

从发现一个人物、磨好一部剧本，到让作品被看见、被记住，精品创作需要各个环节的耐心细致。鲍鲸鲸说，她愿意像沙滩上拾贝壳的孩子一样，把也许平凡却珍贵的宝物擦干净，拿给大家看。这些从生活中拾得的瞬间，也许正是一部作品与观众长久相伴的开始。

本报社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甲61号 邮政编码:100718 定价:全年352元 每季88元 2月29.26元 其余月29.34元 零售:逢4版0.56元 逢8版1.12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东工商广字0184号 工人日报社印刷厂印刷